

论《庄子·逍遥游》之“游”

任芳,许元政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庄子认为“游”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活动状态;另一层是无条件的,无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神状态。庄子认为那种无所待的,突破一切条件限制的“游”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自由。不过,庄子并没有发现在这里有所待和无所待产生了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身心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心游万仞”,而我们的身却不可以“云游四海”。庄子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只是一种对纯粹经验的体验,它来自我们对无限的向往和皈依。

关键词:形游;心游;自由;身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3-0037-03

“游”在《说文》中解为“旌旗之流”,“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指的是巡行时旗子随风飘动的状态。后来慢慢演变为指一种飘移、流动的位移状态。在《庄子》里的“游”从内涵上看,基本可分为二种。一是指实在的形体位置的移动,即形游,如“知北游”、“吾与夫子游十九年”(《德充符》)中的“游”说的就是形游。另一种则是心神的状态,即心游,或称神游,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中的游说的就是心游。那么,在庄子《逍遥游》中的“游”到底指的是哪一种呢?庄子在“游”的前头加上“逍遥”二字,“逍遥”的基本含义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逍遥游”也就是自由自在的行动、活动,即自由。那么,什么样的活动才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呢?

—

庄子认为“形游”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即有所依赖、有所等待,指人的某种愿望、要求实现要受一定主、客观条件限制,因此,它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庄子在《庄子·逍遥游》讲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舟大也。”^[1]这句话表明,芥为之舟是有所待的,是有条件的,因为置杯焉则胶。这种相对的自由,在庄

子看来,算不上真正的逍遥,只不过是一种有条件的逍遥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有所待的,有条件限制的。要想完成一件事,就必须需要有满足这件事的条件,比如要想盖一所房子,就必须要有图纸、工人及砖瓦等原料。如果有一个条件不能满足,房子也就不能成形。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无所待,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事物,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那种突破一切条件限制、无所待的事物不但没有,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事物有所待也就说明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处在条件之中,受条件限制的,不是自由的。正如爱因斯坦说过:“上帝从不掷骰子。”这句话表明一个事物发生的一定变化必然有一个原因,同样,有一个原因也必然产生一个相应的结果,世界的任何一个变化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体现在人的身上,也就表明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也是有所待的,受条件限制的,而不是自由的。这种不自由性就体现为“形游”,“形游”就是形体的移动,形体变化,它是我们一切活动的状态,然而任何形体的移动和变化无不处在一定条件中,无不具有相对性,比如在《庄子·逍遥游》中讲到“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

收稿日期:2008-03-06

作者简介:任芳(1981-),女,安徽铜陵人,硕士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管理。

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这里的徒步就是一种“形游”,它所满足的条件就是旅行的行程要与干粮多少成正比,干粮的匮乏会直接影响旅行者的行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自由的,起码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我们根本做不到像列子一样“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二

在庄子看来,在现实之中我们所说的“游”都是有所待的,有条件限制的“形游”。这种有所待的“形游”反映了我们身体的天然匮乏和不足,这种天然的匮乏和不足必然导致我们对外物的欲求,这种欲求在现实中也就是“有所待”。“有所待”必要求有“所待者”,然而,现实中的“所待者”是流动不居的,这就必然地使我们的“形游”因其“所待者”的流变不居而随波逐流,永远处于漂泊无主、离家失居的状态。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我们在现实中迷失自我,异化为物的奴隶,使我们必因时空的限制而生灭无常、无法“自一”。

因此,庄子不认为“形游”是逍遥的,是自由的。正如他在《逍遥游》中所说:“子治天下,天下即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1]2}这里的“宾我”就是“形我”也即“形游的我”,庄子认为“宾我”是不自由的,是为名所累的,因而不值得追求的。在他看来,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人内在精神上的“无待自我”,这种“无待自我”就是“心游”,它是真正不受“自然规律”限制和制约的,是绝对的,无所待的,这种绝对的“心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志自由,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庄子所说的这种意志自由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庄子认为,人本来是具有自我统一性的,由于受欲体的影响,我被分裂成两个我,一个是处于经验世界之中,受经验世界粘滞的“我”,一个是超越一切经验的、“所是”的粘滞的“我”。在经验世界中,人最容易“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了,这就必然使经验中的“我”与超越一切经验、无所待的“我”分裂化、异己化,我被二分,导致我天然自由的特性在现实中沉沦、泯灭了,我无法认识我自己,更无法回归我自己,也就是庄子所说的“莫以明”。

为此,庄子提出“丧我”,“丧我”就是弃“宾

我”,即弃经验世界的我。如何实现“丧我”呢?庄子提出“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2]101}。庄子认为贵、富、显、严、名、利这些勃志,乱性乱志,造成人性的颠倒,因此要舍弃。对于外物的形表、变化、色彩以及万物变化的根据的认识,我们需要“智彻”,因为在庄子看来,这些认知理性的以上方面都会使心体陷入误区一所谓“谬心”。这种误区在他看来就是天下之乱源、人心之乱源、道德之乱源,因此,认知并不可取。在先秦哲人那里,象好、恶、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好的“德性”,庄子认为这些情感恰以是非善恶使人失去其“自然之性”的东西,会使人混乱,丧失本我。对于“达道之塞”,庄子说:“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在庄子看来,有舍去必有从就,有占取必有施与,有智谋有技能则必有伪善、巧利和虚假。在这种相互对待性的行为抉择中,心体必然会陷于一偏,或去或就,或取或与,难以恒定持常,使心体拘泥于相待层面而无法进入道之绝待意义^{[2]108}。因此要去塞。

人在“丧我”中真正做到了:不受“欲”使,不为“物”累,不与“文”牵,不以“理”致。超越了“形我”,回归了自身,达到了庄子称之为心“游”,绝无所待的境界。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是人的本真的存在,是“自己然”的存在,也就是人的“自在”,“自在”表明自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自己所待的也只是自己。

然而,当我们说“自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时,就会面临着来自理性的提问。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所承认人的存在总是朝向人的存在“形”的依据的。也就是说,人的存在的真实性乃是由其“形在”来决定的,没有“形在”,人何以为人?在理性的另一个向度上,人同时也做着这样的提问:难道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他的“形在”、由这种形在所生成的“色在”(生活角色)、以及由这些色在所决定的“功”与“业”?倘若如此,人作为“物”而存在的或者受物“决定”时,为什么常常有着一一种虚假的存在感?人在其“物在”、“色在”中,为什么常常会有着一一种“无着落”或者“孤寂”感呢^{[2]187}?

在这里,有所待的“形游”与无所待的“心游”产生了矛盾,当庄子追求“无所待”绝对逍遥的时候,他已经触及身心问题的核心。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可以忘形而与万物合一,但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的身与万物合一。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有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而这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反馈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的心必然地有了物我之分。

这个矛盾庄子又是如何化解的呢?庄子认为,“丧我”并不是不需要“形在”,而是在形在中,在万物中超越形在,找寻自己本已存在的真实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乘物以游心”,“顺人而不失己”。动物不能“丧我”,就是因为动物做不到超越。人能“丧我”,超越“形我”,就是因为人面对变化的世界,能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庄子所追求的无所待的“游”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是人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境界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描述的人生三个境界中的道德境界。它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人是有许多困境的,面对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我们常

常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我们起初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沉溺于其中,内心受到许多困扰和痛苦,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而庄子的逍遥游境界则表达了人是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自然是个无限,人与自然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人与无限的问题。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追求永恒、无限、绝对和大全,正如罗素所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3]道家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就是个无限,人在对无限的体验中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性、偶然性、荒诞性和恐惧感,就会想到一些根本的问题,对这个世界和人自身发生疑问: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的来源和归宿是什么,生和死又是什么等等。这些疑问所产生的结果导致了人们向往无限,企图与无限同在,达到永恒;欲与万物融为一体,与物无对而永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逍遥游》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是在张扬生命之本真,追求逍遥自适的人生,给人以情感的慰藉与生命的归宿感。

参考文献:

- [1] [战国]庄周. 庄子[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 [2] 李儒义.“无”的意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何怀宏. 生命与自由[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72.

On the Tour of Zhuangzi · Happy Tour

REN Fang, XU Yuan-z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Zhuangzi thought “tour” had a double layer meaning; one is that the tour is a conditional and limited tour, which refers to the activity status of all things in the reality; the other is that the tour is unconditional and unlimited, the tour refers to the status of our own mind. Zhuangzi thought the tour, which is no dependent and break through all limited conditions, is really worthy of the pursuit. However, Zhuangzi did not find that dependence and no dependence make a conflicts here, as body and heart relations reflected in a person. Our hearts can travel far and wide in the world. But our body can not travel far and wide in the world. Zhuangzi’s independent pursuit of freedom is just a pure experience of the experience, which comes from our infinite aspiring and conversion.

Keywords: physical tour; heart tour; freedom; body and heart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